

新刻
改正

孟子

道春點

512
1914
8



門 0612
1914
8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朱熹集註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

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切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

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子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

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然曰吾

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慨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六反。輓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魏先子曾子也。輓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揚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言之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也。願望也。

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與平聲。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

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
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
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高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
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
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
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
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
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
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
自國都以至千四
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
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
也自文武至此
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
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駟
也所以傳命也孟子
引孔子之
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

德行○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

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

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

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

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子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

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

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

撓不自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

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

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請侯惡聲至

必反之黝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撻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

畏懼也言無可畏懼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

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目視不勝猶勝

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長三軍者

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

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

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

約也天音扶勳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友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勳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

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

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慄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子施舍之守氣

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

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

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

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

五子卷之二

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公孫丑

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

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則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子孟子之實有是氣。則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

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

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此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

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集義所生者非

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月單反又口劫反集義

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晉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義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

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怠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

日病矣子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

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

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

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也如有事於顯更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焉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

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擻拔也。茫茫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擻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安。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擻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苦子不能集義而欲疆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皮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

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
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
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
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
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
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
深拒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

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

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
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殊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
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
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土湯
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
也三聖人事詳見此
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孫丑問而孟子
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自有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

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

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

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

哉據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

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

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有若曰

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

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

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

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由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子學子曰以力假仁者

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

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

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入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

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

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良

之矣間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中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

追天之末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公之所作也追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苴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

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

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音般

盤樂音洛教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及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違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

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音朝

潮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

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

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

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

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

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直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

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

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
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
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
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

下可運之掌上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
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

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
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

入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

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
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

久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
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
心方作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求

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
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

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

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端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

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

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廩。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即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上。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孟子曰。矢

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

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

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

是不智也。焉於度及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

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不義人役也。人役

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

矢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

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

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甲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入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

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

善言則拜。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各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

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

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久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

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汗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

語助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畀小官進不

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為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坦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

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

行固皆造于至極之地然既有
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朱熹集註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

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

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

利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時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

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

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
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

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

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

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

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

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
不知而託疾以名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

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

或者不可乎？曰：昔日疾，今日愈，如之何不

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
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

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

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

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

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
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

對又使入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
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
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

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

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名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
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
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
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
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篋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謙字書以為口銜物也

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
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
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
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二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
有爵耳安得以
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
名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
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
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
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
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
後以為臣任之也今
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
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
受教謂己之
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
不敢名管仲且猶不可名而況不為管仲

者乎

不為管仲伊尹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
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
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
而以責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
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

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

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子也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子墨子曰皆是也比身過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

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刃反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

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

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予之有戒心也若於

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

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處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

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

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

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

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

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各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

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

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

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

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艸也子墨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

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
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音見

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語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蚘鼃

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

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蚘

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

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

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

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

綽綽然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

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

行王驪朝暮見友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

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及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

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

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

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治如字。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

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

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

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未若以美然。

子血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子血子弟子。當重治，作梓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曰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

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

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

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

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必二反，忤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

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

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
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
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
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
士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父則與
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
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
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
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
之言則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子嬰子

燕後二年燕人共
立太子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

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
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
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
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
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

攝政管叔與武庚
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

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

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

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
管叔之弟管叔乃

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
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
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舍之若管叔之惡則殊著而其志其
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諫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
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
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

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

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

而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
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

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
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
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辨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
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
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
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
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子墨子曰

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

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

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

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

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

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

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

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

乎天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

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

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

私龍斷焉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

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

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

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

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入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

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於斬及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

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及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子思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

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

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

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子墨子去

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

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

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子哉

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

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天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

本欲如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

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

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

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

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篋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

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

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

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

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一世者為之輔

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

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用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天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

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

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曰非

也於崇五畝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

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

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

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

太子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言凶皆先言而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扶復

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異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覿謂齊景公曰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

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嘆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

國書曰若其樂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甸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

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味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

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

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

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

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

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

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及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

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言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

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

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

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勝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

宗之故勝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也者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

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

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

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

君薨聽於冢宰歎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

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

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歎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

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

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致

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

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入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音綯

陶亟紀力及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耕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恒產

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

者，藉也。

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

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平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

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動勤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

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足以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天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牛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藉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倫也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

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私之心於此可見

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

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

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

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彙強

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

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編小將為君子

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

莫養君子

天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鄉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

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勝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

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睦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天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

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去其藉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恰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久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而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

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
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
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捆採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責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
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
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

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

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

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

以自養也惡得賢

糞音雅殮音孫惡平聲糞殮熟食也朝日糞夕日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

乘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

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

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金甌甕

孟子曰許子必種

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金所以煮醃所以炊爨然災也。鐵和屬也此語八友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

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

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

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

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

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甌之屬也陶為甌者治為金鐵者舍止也或讀屬

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

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

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

治於人也食入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艸木

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

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

禹

治鳥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雖欲耕得乎滄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及天下猶味平者洪荒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澠曰鉤盤曰鬲津滄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
后稷教民稼穡樹

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
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
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
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惠民如此而
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入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勲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

堯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
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
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

憂者農夫也天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其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

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

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

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貌不與猶言不相關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

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

年師久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

變於夷及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

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

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

失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

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

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

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在平聲疆上聲暴浦木反皜音旱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

蠻貊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

學之亦異於曾子矣（缺亦作鴟古役反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

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

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

不貳國中無偽雖使吾尺之童適市莫之或

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

孟子卷二

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

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

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

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

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比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

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

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

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

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

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

墨子生不歌歿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

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諒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

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

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

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蒲北反若保

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

并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節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罪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

親歿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

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

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蠱裡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有道矣蚋音內嘍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藥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

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此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徐子以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

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

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灰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

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

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

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

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

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

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

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

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

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

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加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御者且

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

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

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歿也使不歸其去○景就而可以行道孔子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

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乎子

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

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

也為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父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一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

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不存一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

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

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賈魏人

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入者也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已通太也後

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贊纁以為

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贊

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而

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

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

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

媒灼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

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纁三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周賈問也

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

類也為去聲下同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音篇

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往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

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

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子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

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入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

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

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

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

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

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

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

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

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身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

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

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場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

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

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閔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

人閔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

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

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

此之謂也遭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

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

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

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
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
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
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
征十一國也餘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
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
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
中取其殘而已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子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

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
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
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

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
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
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
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
其齊也不可待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
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待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
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
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

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
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
于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
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于木魏文公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
陽貨欲見孔子
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
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嘗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喪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曾肩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

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齊虛業反赧如簡反曾肩諄體諄諄皆小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殊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

及者淪於汚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

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

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

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

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

亂

好去聲下同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

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

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穴窟書曰洛水警余洛

水者洪水也

洛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雍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

虛書大禹謨也洛水洛洞無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

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掘地掘去雍塞也菹澤生艸者也地中兩淮之間也

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

君代作壤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

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

天下又大亂

壤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宮室民居也沛艸木之

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

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

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

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

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不犬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孔子

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一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

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太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所見故孟子止闢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
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
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

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
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
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
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

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
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始春秋之法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
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
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
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
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

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齊蟪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

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天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

辟音壁纒音盧辟績也纒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苴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

則有饋其兄生駮者已頻願曰惡用是駮駮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駮也與之食之

其兄自外至曰是鮠鮠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頻同願與覺同子六反惡平聲鮠魚乙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人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鮠鮠鮠聲也頻願而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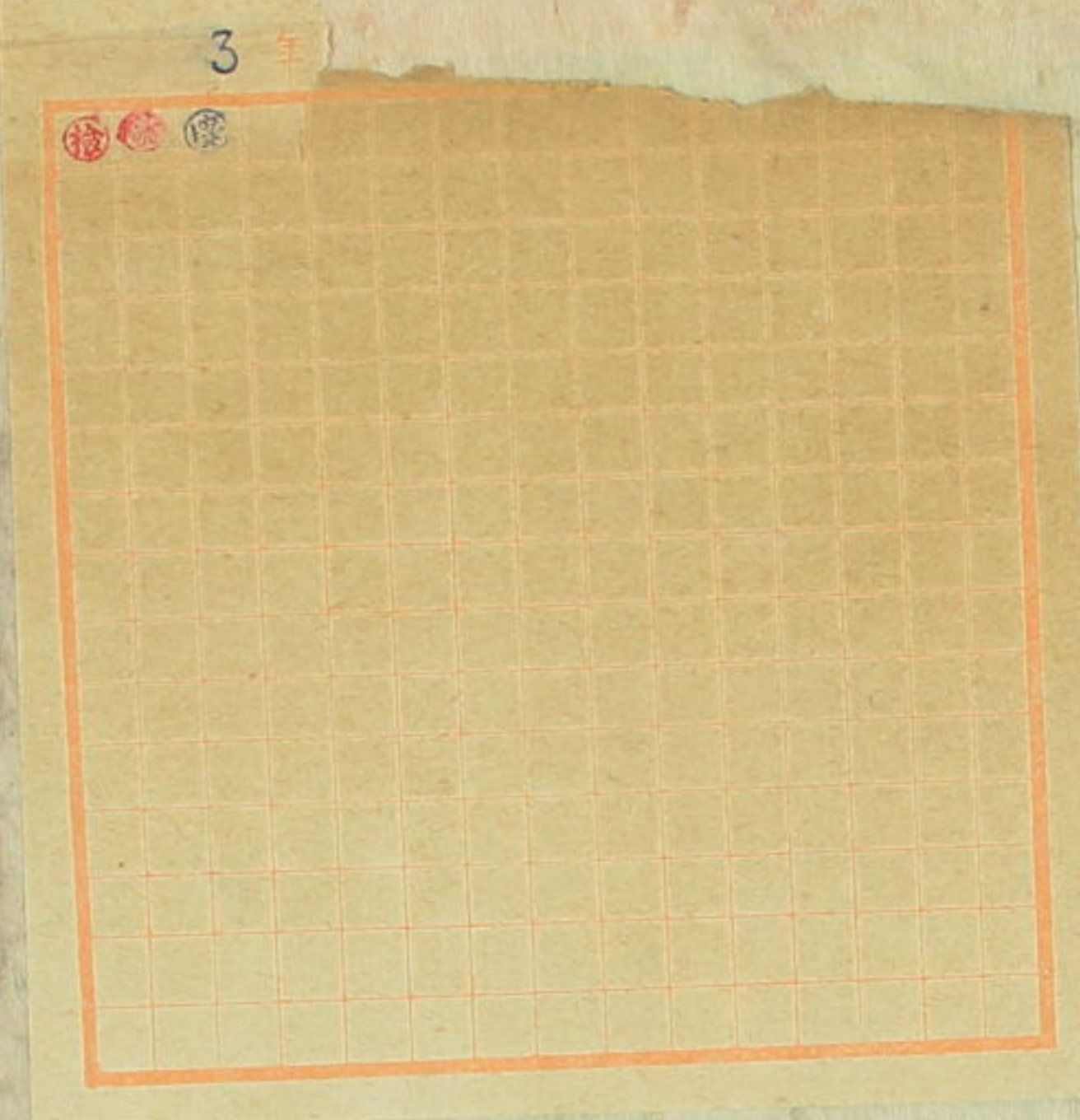
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

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

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入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入倫也豈有無入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山田氏